作家专栏

助人为乐疫情中

□ 拙翁

今年三月十二日上午,一种预感越来越强烈而明确:上海市区的疫情正在逼近。我对妻说:“回崇明吧!”妻说好。于是当机立断,下午就搭车回到老家。夜里,儿子来电话说,傍晚开始,小区48小时封闭管理,全员做核酸二次。

以后疫情连三月,跌宕起伏,人人都经历了,不必叙说。然大家面对的疫情一样,疫情中各人的生活和感受各各不同。于我来说,在故乡避疫三月,与妻做了一件颇有意义的事,既帮助了别人,自己也得到了许多乐趣。

原来,我妻有一妹住在乡下,三月初到市区帮女儿带小孩。疫情突至,交通断绝,二千多万人一齐“静默”。她有四五块大大小小的农田,种植莴笋、蚕豆、豌豆、土豆、鸡毛菜等蔬菜。三月中下旬,莴笋正是最佳的时令菜。可妻妹困在市区,时时挂怀几块菜地,不能收也不能种,急得无可如何。她打电话对我妻说,你们如果可以出门,尽量挑了莴笋吃,不吃就老了。

可当时我们局促在小区,只能从围墙的缝隙处窥探外面的春光:油菜花一片金黄,蚕豆稽上一串串的果实青涩。无奈人与春色两相隔绝,眼看春天的收获失去复失去。

四月中旬,终于等来了有条件出门的机会。我骑了电动自行车,从镇西头绕过去,想去妻妹的农田里割莴笋。公路上几无行人,静寂由近至远,无有尽头。从一条支路进去,没几步,发现道路封闭,志愿者守着半开的门,宣称出入须有本村的通行证,原因是村里发现了阳性病人“密接者”。我是外村人,没有通行证,只能原路返回。

大约一周之后,住在镇上的妻妹送来了六七根莴笋,说是从镇东头的一条路进了乡下妻妹的农田,挑到一大捆莴笋。可惜茎干上部已经开花,根部变老了。

四月下旬,疫情管控进一步放宽。困在市区的妻妹来电话说,去冬好几块田都种青蚕豆,赶快采,现在是最好吃的时候。我与镇上的妻妹,绕了远路到乡下,采了满满二编织袋的青蚕豆和豌豆。妻妹的小叔子又到竹园里,挖出半桶竹笋,足足有十几斤。回家路上,把一部分蚕豆和竹笋送给亲友。此后,几乎天天炒青蚕豆,咸菜、豌豆、竹笋汤,鲜美异常,胜过山珍海味。在我的记忆中,从来没有哪一年比今年春天吃的青蚕豆多。多亏了蚕豆、咸菜、竹笋,我们才度过那段蔬菜供应紧张的日子。

剥青蚕豆时,我对妻说:“阴差阳错,你妹本该这时在乡下忙,却在市区不能回;我们这时本该在市区,却在乡下过不了江。以前,她常常送各种菜来,而我们总是坐享其成。现在我俩在乡下,应该出一点力,帮她收好蚕豆、豌豆、土豆,再替她种上花生、黄豆、芋艿。否则,她的几块田今年就荒了。”妻一听,非常赞成。与镇上的妻妹一说,也是点头称是。

从四月中下旬至五月下旬,我们三人下乡收与种,约有七八次,每次往返十余里。

田里的青蚕豆采完了,采老蚕豆。老蚕豆采完,拔蚕豆稽。有些粗壮的稽,扎根深,拔出来很费力。从妻妹亲友邻居处借来农具,平整土地,开浅沟,落种子,觉得都很累人。五十年前插队,种过二年田。五十年后再握锄头开畦(长长的浅沟),一记深,一记浅,歪歪斜斜。刚开二条畦,头上冒汗,气力已经不济。年轻时的我就不是种田的料,当年生产队长看到我的大腿不比别人细,鼓励我说,好好干几年,能成为庄稼把式。可叹我辜负了队长的希望,种了二年田就走了。半个世纪过去了,更加不像种田人。

妻妹的近邻中有个六十多岁的退伍军人,知道我只会拿笔,热情地跑来帮我开畦,手挥锄头,自如利落,畦开得笔直。我大为赞赏,并自叹不如。

种完十几趟花生,又补种芋艿。芋艿畦开得深,挖出的土壅在畦两边如堤。这活更累人。几条畦开完,补种上芋艿秧,浇好水,三人累得都不想动了。坐在南横引河边的树荫下擦汗、喝水。南风从宽阔的河面上吹来,伸展四肢,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疲劳渐渐消散,忘记了其实身在疫情中。

老伴寻我开心,在我累得直腰的瞬间,偷偷给我拍了一张照:一个老头,站在农田里,太阳光下脸特别黑,眯着眼睛,敞开衣襟。远看似老农,近看定非老农。回家后,妻又把照片发到亲友群里,有人评论说:“这把年纪了,天又热,别去乡下种田了。”我想,这哪里像种田,不过是帮忙而已。再说,在田野里自由自在,得一点野趣,总比关在家里有意思。

五月中旬,看到其他农家田里花生苗都出了,决定二天之内种完花生、黄豆。第一天下午,清除田里的蚕豆稽、老莴笋和金瓜藤。我可惜几十棵莴笋都老得开了花,实在不忍全部丢弃,就选了八九棵带回家,心想或许还能吃。回家后,用刀截断,发觉顶部青青,下部则多已木质化,遂十之八九丢了。第二天上午八点三刻到了乡下,发现妻妹的田里有她的几个亲戚及近邻早已在劳动了。开畦、落种、抹土,我们连声道谢。我们帮助妻妹,妻妹的亲戚和近邻帮助我们,这让我们很感动。干了一个多小时,种完花生、黄豆。接着,又去采最后一块田里的豌豆、蚕豆,留作来年种子。

每次返家,都会带回许多老蚕豆。送人之外,捡老得不能吃的晒干,能吃的剥出豆瓣。妻说,玉英(妻妹之名)一个人辛辛苦苦种了不少,困在市区,想吃青蚕豆,却一粒也吃不到。我们尽量多剥豆瓣,储存在冰箱里,等她回来后让她拿去。于是花了许多时间剥壳、剥皮,剥得两手指又脏又黑,指甲发痛。壳发黑的蚕豆作种子用,天天在水泥地上翻晒。

最后一件事,是帮妻妹清理腌咸菜缸。打开尘封数月的屋子,吓了一跳:横七竖八的农具、绳子、塑料桶、编织袋,遍地都是,难以插足。屋角一只齐腰高的咸菜缸,腌的是芥菜,上面压着几块石头,散发出浓重的臭味。赶快打开侧门,搬去石头,把腌菜捞上来,放在院子的水斗里冲洗。再把缸里的咸水倒了,洗刷干净。咸菜的怪味刺鼻,我怀疑是否还能吃。镇上妻妹把缸最上面的几棵发黑的丢了,我妻则说,泡在盐水里的芥菜金黄色,能吃的。可镇上妻妹与我一样怀疑,说:“捞咸菜的几个手指头,洗了好几遍,闻闻总有臭气,不大敢吃。”第二天,把咸菜分送给住在城里的几个姊妹兄弟,他们是“眼不见为净”,回复说,咸菜烧汤鲜极了!我们一听,当即烧咸菜、竹笋、豆瓣汤,果然鲜美无比。闻闻几个手指头,好像也不臭了。

五月末,夏风始生,徜徉在宁静的田野里,亲抚着玉米稽怀中青色的果实。随地铺展的绿蔓中,金瓜光芒闪耀。移栽的芋艿已经成活,叶子一天比一天深绿。花生苗出齐了,婀娜多姿。黄豆苗刚破土,弯曲的嫩芽如婴儿。给她们盖上网状的塑料布,以防鸟雀的侵袭。

疫情中的四五月,我们帮助妻妹收获与种植,得到许多乐趣。除莴笋损失大半外,其余的蔬菜都及时收获,此一乐也。青蚕豆百吃不厌,并送给不少亲友,以解当时蔬菜缺乏之急,此二乐也。收获后的土地上,种上了下一季的蔬菜,不误农时,不荒农田,此三乐也。我们助人,而妻妹的亲戚与近邻也帮助我们,感受乡村邻里和睦互助的古风犹存,此四乐也。走出渐渐回归正常的小区,亲近田野的绿色和清风,自得其乐,此五乐也。有此五乐,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身心的憋屈。

避疫故乡三月,实难忘怀。我由衷感到故乡真好。故乡的土地、清风、绿荫,能更有效地庇护我们,减轻病毒的伤害。为此,我们再一次感恩故乡。

《东风夜放》(油画) 黄阿忠

岛居之味

故乡就在我的味蕾里

——崇明饮食文化之好吃的肉挎茄子

□ 阿能

肉挎茄子是故乡崇明以茄子入馔的一道特色菜。顾晓东先生所著的《吃在崇明》一书,有“青皮茄子,家常诉说”一节,就专门写到了这个菜。其文曰:“以茄子作荤素搭配的杰作,是‘肉挎茄子’。肉挎茄子中,肉包裹在茄子中央烧煮,使得肉里渗入了茄子的味道,茄子里吸收了肉的味道,荤素也就融合在一个盘子中间了。”又云:“‘肉挎茄子’的‘挎’,音同‘夸’,指剖开、挖空。‘肉挎茄子’,就是剖开、挖空了茄子然后塞上肉做成的菜。‘刳木为舟’,亦作‘挎木为舟’。‘肉挎茄子’,实在也是可以写作‘肉刳茄子’的。”晓东先生对于崇明饮食文化有精深的研究,将肉挎茄子称之为荤素搭配的杰作,信矣!

将三两新鲜的前夹心猪肉放砧板上剁成肉糜盛入干净的容器里,加入四分之一调羹食盐、半调羹料酒与李锦记蚝油和海天牌生抽、一调羹姜末和葱末、适量味好美白胡椒粉,用筷子充分拌匀放置一边备用。

选择两只中等大小、茄身饱满直挺、水分充足的新鲜青皮茄子冲洗干净,用菜刀和刨刀分别切掉茄柄和刨去茄皮,用菜刀从茄子顶部中间水平横切至离茄子底部约2厘米处,用菜刀慢慢轻轻地将茄子上下两片中的茄肉挖掉一部分,在茄子上下两片中挖出一个“茄腔”。这个过程就是崇明烹饪技法中特有的一种刀法,就叫“挎”。崇明还有一道名菜“肉挎鲫鱼”,也是用的这个“挎”字。

将剁好的肉糜一分为二,分别放入两个茄子的茄腔内,用手将茄子上下两片轻轻压紧。如果在压紧时肉糜从茄腔里有少量溢出,用手将肉糜沿茄腔边沿涂抹均匀即可。

开大火将锅烧热,放三调羹食用油,晃锅滑锅后开小火,将两个肉挎茄子放入锅中慢慢煠,(如果家里有平底锅煠,效果更佳)待茄子煠到上下两片都有点焦黄后,加入一调羹六月鲜红烧酱油、半调羹食糖、一点点味精或鸡精、适量水,开大火烧开滚到茄子酥软、茄汁浓稠出锅。笔者以为,崇明特色菜肉挎茄子的成菜标准应当是:茄形完整、茄肉酥软、茄色酱亮、肉糜可口、味道鲜咸。

心香一束

赶早

□ 崔立

近一年,我有过三次起早。

一次,是因为又将召开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,缘于单位在进博会上有场重要活动。天还没亮,我就走进地铁站,赶首班地铁。走过一面镜子,看到了睡眼惺忪的自己,疲惫不堪的自己,为了这场活动的召开,这一个多月我做了大量工作,马上就要“守得云开见月明”了。等了十几分钟,才等来姗姗来迟的地铁,坐进去后,列车徐徐启动,从车厢望向玻璃外,跳动的画面像看到不久后的活动场景,非常成功,现场掌声雷动。

二次,是因为报名了小区防疫志愿者,前一晚,居委的工作人员在群里发布第二天报到时间,早上5点。虽然住小区这么多年,对小区里的人和事,我完全都是陌生的。刚好也趁这个机会,为小区为大家做点事。我调了凌晨4点30分的闹钟。第二天,我居然在4点11分就醒了。掀开被子,一股凉意袭上身,我赶紧披上外套、穿上长裤,时间还来得及,一阵洗漱后,我从容地下楼。我走出去坚定的步子。我们终将战胜疫情,取得最后的胜利。

三次,是因为小长假回崇明岛。每逢长假,连接上海与崇明岛之间的长江隧桥必堵。堵在一眼望不到尽头又一动不动的车海中,你永远无法知晓车子什么时候可以动。虽然父母在电话里再三说,不着急的,你晚几天回来好了。但早在小长假前半个月,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回去的电话三天两头打来。小长假第一天的凌晨2点,按以往的经验,只有这个时间段是不堵的。我从家里出发,车子徐徐开出小区,缓缓进入马路,高高挂着的路灯,照亮我前行的路,也照出父母期待我回去的眼睛……

诗韵悠悠

爱上这片蔚蓝

□ 龚超

当伴随着海风轻轻驶来
你可曾想起昨天的耕波犁浪
当捎着浪花絮絮的叮咛飘来
你可曾想起青春的扬帆远航
当蓝色的披肩打破宁静的港湾
你可曾想起你我的军港之夜

斗转星移风雨兼程
心中的那片海
好久不见
但还是那么波澜壮阔
眼前的海军蓝
虽渐行渐远
但生命里注定永驻个海军锚

当待发的战舰解开最后一根缆绳
当往事飘来 思如潮涌
在天与海之间
在波与浪之巅
我已等你许久
爱上这片蔚蓝……

编印单位:中共崇明区委宣传部 发送对象:各乡镇、委局、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等 发行:邮政崇明分公司 报社地址:城桥镇定澜路1500号 上海求知印刷厂承印 印数:25000份